



新中國少年文庫

小夏伯陽

茅基萊爾斯卡亞著
葉爾摩拉耶夫插圖
金書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目 次

一	米 恰	1
二	某 晚	2
三	父 親 在 哪 兒？	3
四	夏伯陽同志在哪兒？	4
五	山 澗 內	5
六	剩 下 一 個 人 了	6
七	穿 氈 外 套 的 人	9
八	真 是 夏 伯 陽 嗎？	11
九	米 恰 當 了 炊 事 員	12
一〇	米 恰 和 阿 列 克 塞 的 認 識	13
一一	米 恰 的 拜 訪	16
一二	米 恰 的 幻 想	17
一三	夏 伯 陽 還 在 遠 處 呢	18
一四	馬 車 上 的 機 關 槍	19
一五	車 夫 阿 悅 里 加	21

一六	逃出來啦！	23
一七	夏伯陽來了！	24
一八	司令部中的會議	25
一九	一匹馬——柴契克	27
二〇	戰爭以前	29
二一	戰鬥開始了	30
二二	衝鋒以前	32
二三	散兵綫	33
二四	柴契克的死	35
二五	跟我向前衝！	36
二六	走，夏伯陽同志找你！	38
二七	糟啦，糟啦！	40
二八	小夏伯陽	41
二九	米恰得到一匹戰馬	43
三〇	米恰辭別菲道西叔叔	44
三一	向烏拉爾戰綫出發	47
三二	中隊長陶梅林	48
三三	不行，決不屈服！	50
三四	阿列克塞不同意	50
三五	不許進去！	51
三六	夏伯陽的手諭	52

三七	行軍.....	55
三八	哪兒來的焦臭味?	55
三九	夏伯陽要說話了!	58
四〇	列寧同志萬歲!	58
四一	小夏伯陽, 同去吧!	60
四二	衝過烟和火.....	61
四三	夜間的休息.....	63
四四	哥薩克!	64
四五	衝鋒.....	66
四六	小夏伯陽在哪兒?	67
四七	莫斯科·軍政府·急報.....	69
四八	醫院中.....	71
四九	現在你是一個真的戰士了!	72
五〇	悲痛的消息.....	74
五一	古里耶夫的佔領.....	76
五二	銀腰刀.....	77
	新版後記.....	79

— 米恰

米恰住在一個叫做巴拉科夫的小城市裏。這是一個安靜的座落在伏爾加河岸的城市；被綠樹和綠草蔭蔽着，修着寬廣的安靜的街道，河岸上有很多裝滿了糧食的堆棧。

冬天，冷風從沙漠上吹來，把小房子的窗子上堆上很深的雪，又嘯叫着穿過巴拉科夫的街道，一直就鑽到冰凍的伏爾加河上去了。

夏天可以聞到噴香的薄荷味，可以聽到夏蟲的快活的叫聲，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是一片灰白色的燕麥的海。

米恰不記得自己的母親了，她早已死掉。他和父親兩個人，住在城儘邊上的一所小木房內，這木房正座落在沙漠和河流中間。

國內戰爭^①爆發的時候，米恰還不到十一歲。沿伏爾加河的村

莊和部落^②裏面，也和全蘇維埃共和國的各處一樣，組織起赤衛軍的隊伍。

所以在巴拉科夫也組成了赤衛軍。

米恰的父親——搬運夫菲道爾·郭列洛夫——是最初參加這個隊伍的人們之中的一個。

二 某晚

一天晚上，父親預備從家裏出發了。

他穿上一件棉上衣，在腰中繫了一隻像瓶子一樣的炸彈，又拿起槍來。

“你上哪兒去？”米恰問。

父親走到米恰面前，用手在他的頭髮上撫摸着說：

“現在我們正在等候白軍來拜訪。我們現在想用全部隊伍去歡迎他們。已經有人去通知夏伯陽同志了，要他趕快派救兵來……”

米恰曾經聽到過一點關於夏伯陽的事。他是巴拉科夫的本地人，他從德國的戰場上回來，便在普格喬夫集合起了隊伍。

“夏伯陽的隊伍很大嗎？”米恰問。

① 1917年10月俄國革命後，曾為消滅國內的白色叛軍起見，進行了幾年的戰爭，這戰爭就叫“國內戰爭”。

② 部落是哥薩克們聚族而居的地方。

“不少。有八個中隊^①。很好的隊伍！誰也抵抗不了夏伯陽！米恰！你睡吧，我馬上就回來。”

父親戴上制帽，向門口走去。

“爸爸”米恰又喚住他，“他的馬是什麼模樣？”

“誰的呀？好孩子！”

“就是夏伯陽同志的啊！……”

“好馬！……很好的馬！”

“你說說，是什麼毛色的呢？紅的嗎？”

“據說是紅的……我自己沒有見到過！”

既然據說是紅的，那末自然是紅的啦！米恰高興了。因為像夏伯陽同志那樣勇敢的隊長，一定要騎這樣的馬的。紅色的，鉤鼻子和瘦長身材的馬！一匹真正的頓河走馬。

米恰還想問問父親夏伯陽同志自己什麼樣子，但是來不及了！父親已經從屋中走出了。他身後的門已經碰上了。

夜間，小孩子睡得很安靜。他做着快活的夢，夢見夏伯陽同志騎在紅色的馬上。

三 父親在哪兒？

米恰被凍醒了。窗子上可以看到春天的黎明微光。門兒開着，

① 一個中隊約等於中國的一連。

被風刮得“匡浪匡浪”亂響。

米恰害怕地聽了一聽。父親還沒有回來，屋子裏很安靜。

忽然在很近的地方，也許簡直是在院子裏，不知是什麼東西大響了一聲，整個房子都被這響聲震動搖晃了。窗子上的玻璃像訴苦一般咯吱咯吱響，門也猛力地關上了。

米恰從床上跳了起來，蹲到窗子下面的地板上去。

街上有來復槍的擦啦聲。吹過來也不知道是些什麼人的呼叫聲……

米恰小心地緊貼在牆上，向窗外張望。在朦朧的黎明中，有許多不清楚的人形一閃一閃地跑過。有兩個的，有三個的，他們一面在路上放着槍，一面向普格喬夫大道跑去。

又是兩個像雷一樣的大砲彈，一個跟一個地爆炸了。米恰伏在地板上，用手捂起臉來……

當一切都安靜下來時，他又向窗外張望，街上已經空虛了，天也大亮了。對面的一所房子，失掉了半個屋頂，馬路上有一個袖子上纏着紅箍的人，伸開手臂，一動不動地躺着。

“爲什麼父親還不同來？他在哪兒？”小孩子害怕地想，急急忙忙把腳伸進靴子去，跑到街上去了。

四 夏伯陽同志在哪兒？

米恰從屋裏跳出來，立刻看見自己的隣居，老加皮端內支正靠

在門旁。老頭子站在那裏，靠着木柵哭。眼淚順着他的腮巴流。風吹亂了他的灰色鬍子。

“老爺爺！”米恰喊，捉住老頭子的手。“老爺爺，你哭什麼？”

“哥薩克把城市佔領了……把我們的人都……全隊伍都被砍死了！……我的兒子瓦紐希加也被……”

“那末我的爸爸呢？那末夏伯陽同志呢？”米恰喊着，也不等候回答，就從原處跑開，向吹過槍聲來的那方面奔去了。

他奔到街的盡頭。再向前去是花園和菜園。他繞過籬笆，看見自己前面是一片空曠的和黑色的大沙漠……但槍聲好像是從城市的另一端吹送過來的。

米恰沿沙漠迎着槍聲跑去。他的喉嚨都乾了，腿已經走酸了，沾滿了灰色的泥土，冷風向臉上刮個不停。他滑倒了，但是並不停住，總是向前跑。

五 山澗內

忽然從旁邊的一個山澗裏傳來一陣輕微的馬嘶聲，他是常常和孩子們在這兒玩的。

山澗裏有馬？打哪兒來的？

米恰馬上停住腳了。不會是馬，他相信聽錯了！

馬的聲音又響了。聲音發得很弱，但是很頑強，彷彿是在求救。米恰毫不考慮便轉到一旁去，沿着狹窄的剛能認出的小路，跑了過

去。

和敵人進行最後一次和最猛烈的一次肉搏，是在這兒發生的。
被哥薩克軍隊逼得緊緊的赤衛軍，退到山澗裏來了。

被哥薩克的腰刀砍死的，被馬蹄踏死的赤衛軍們，都躺在山澗裏的最近一次的春雪上。他們之中的一個人的身旁站着一匹馬。牠抬着頭，彷彿在保護着自己的已死的主人，還用輕微的聲音呼救。

米恰迅速地跑下去，立刻發見了自己的父親。父親大大地伸開雙臂，躺在那兒。

米恰俯向他去，抓住他的袖子拖起來，顫抖着，小聲說：

“爸爸！……起來呀！親愛的爸爸！”

但是父親動也不動。他不起來，不向米恰笑一笑，也不捲尖自己的長鬍子了。他不用被烟薰黃的堅硬的手指來撫摸米恰的後腦海了。他簡直一動不動地躺着。他的太陽穴上有一塊深傷在發黑，但是眼睛可睜得大大的：冷冷的……

六 剩下一個人了

米恰跌跌撞撞地沿街流蕩着，眼前什麼都看不到，也什麼都注意不到。

他不知道在沙漠上走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在山澗裏經過多少時候。太陽高高地懸在空中，陽光映照著許多很深的為春天的和暖所融成的水窪。

忽然一個快活的呼叫聲從他的背後傳來：

“米恰！等一會兒！”

這是他的頂親近的朋友格林加追上他了。

但是米恰也不停，也不等。他總是邁着那種疲倦的脚步向前趕路，頭都不同。

“等一等啊，米恰！”格林加追上他。“我對你講一句話……看見夏伯陽了嗎？沒有？哎呀！啞巴！這大清早晨你在哪兒亂撞啦？他帶着隊伍來啦，把所有的白軍都殺掉……一會兒的功夫，就把城市肅清了……白軍在這兒連一個鐘頭都沒有守得住……”

“他們把我的父親殺死啦！”米恰輕輕地說，用乾澀的眼睛望着朋友。

格林加立刻不再講，沉默了。

米恰仍舊向前走。他想起了父親第一次背上揹着赤衛軍的槍，回到家裏講的話：“如果我被他們殺死，好孩子，你就到革命委員會去。你找到褚爾金同志。他不論什麼時候也不會剩下你的……”

城裏已經又是自己的紅軍了。大概又有了革命委員會，那末應當趕快到革命委員會去，好找到褚爾金同志。

“你上那兒去？小伙子！”他走到一所台階上掛着紅旗和一張紅布招貼的房子，招貼上用白字寫着：“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他想走進屋子去時，一個哨兵攔住他了。

“叔叔！放我進去！”米恰努力在哨兵手底下想要鑽進屋子去，



請求着：“我必須進去。”

“這兒沒有你的事！——回去吧！”

哨兵很嚴厲地抓住米恰的肩膀，把他推出門去。

“叔叔！我是找褚爾金同志的……”米恰靠在門上說。“我必須進去……”

“褚爾金同志不在啦！”

“他上哪兒去啦？叔叔！”米恰聲音低下去說，他的心涼了。

“昨天……被殺了！”哨兵安靜地回答。“你是什麼人？”

但是米恰什麼話也沒有回答。他一句話也不響地從台階上走下來，坐在房子附近的一段木頭上，用手蒙起臉來，哭起來了。他剩下一個人了，只剩一個人了。——全世界上只有一個人了。

七 穿戴外套的人

“你哭什麼？還是少年人哩！”米恰聽見一個人的嘲笑聲音，看見自己面前有一個中等身材的人，“拍拍哈”^① 帽子扣在後腦海



上，肩上很隨便地披着一件長毛氈外套。腰中掛着一把用各種銀物裝飾着的腰刀。皮帶斜掛在肩上，一把手槍。亮藍色的透明的眼睛注意地望着。

小孩子迅速地用袖子擦擦眼睛和鼻子，爲了不叫人看出他曾哭過。他簡直不願和一切人講話。但是穿戴外套的人却等候他回答。米恰不願意地說：

“父親被殺死了！……”

“誰殺死的？”穿戴外套的人迅速的問。

“很明顯，不是紅軍。他自己是紅軍啊。”

① 第11頁圖上夏伯陽所戴的那種皮帽子，就叫“拍拍哈”。

“母親在哪兒呢？”

“我母親早就死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眼淚無論如何也忍不住了，又沿腮巴流下來。

“等一等！你不要哭！現在我們想個辦法。把你送到薩拉托夫去，好不好？”

“上薩拉托夫？”米恰奇怪了。

“因為那兒有孤兒院——收容孤兒——他們可以收留你！”

“不！”米恰簡短地截斷說。“我不上薩拉托夫去。”

“你不去？”穿氈外套的人對回答很奇怪。“你想上哪兒去呢？”

“我？——”

米恰略微想了一下，忽然堅定地毅然地說：

“我想到夏伯陽同志的隊伍裏去。——既然我的父親被殺死了，那末我就代他去打仗。”

“你這個小傢伙！”

穿氈外套的人現在簡直是很特別地望着米恰了。

“不小了！沒有關係，我可以弄得好！看來我的身量很小，但是很敏捷。”

“呸，好！”穿氈外套的人略微想了想以後說：“好，就依你吧！我們要為蘇維埃國家共同作戰！彼蒂加！”他向站在不遠處的一個矮小的，黑臉的，正在微笑着聽他們談話的小伙子喊了一聲。“你把小孩子領到輜重隊去。給他換換衣服，吃點東西，把他留在我們

隊伍中吧！如果有人說話，你就說夏伯陽有命令！”

八 真是夏伯陽嗎？

“這個，大概你就是——夏伯陽同志吧？”米恰低聲說，用張大的眼睛驚奇地望着夏伯陽。

“怎麼呢？”夏伯陽微笑了。

“不像。”米恰熱情地說。

夏伯陽越發笑得快活了。

“爲什麼我不像？”

“我想夏伯陽的鬍子是黑的，馬是紅的，身材也還高……”

“我的馬的確是紅的，至於鬍子，你看還沒成功呢！——你什麼也不懂！哪，再會！你叫什麼？”

“叫米恰！”

“再會，米恰！很快就會再見面的。”



他很快地走到革命委員會的門後去了，甚至使米恰沒來得及回答他什麼。

太陽照耀得多末亮啊！台階旁邊大水窪中的水，翻動得多末好看啊，像黃色的小鴨子在裏面游泳！

“喂，小伙子，走啊，不要想啦！”夏伯陽同志的傳令兵頭目彼恰·伊撒耶夫說。

“走吧，我要把你送到隊伍中去啦！”

“好叔叔！”米恰對於發生的事情也信也不信地說：“好叔叔，他真是夏伯陽嗎？”

彼恰笑着回答：

“真是怪事！難道他的樣子看不出來嗎？”

九 米恰當了炊事員

米恰最初在輜重隊的軍用廚房中，幫助獨臂的菲道西燒飯。

菲道西從前本來有兩隻手臂，後來在和哥薩克作戰時，被炸彈碎片把一隻臂肘的上部弄傷了，於是便把這隻手鋸掉了。雖然醫生們說菲道西再也不能在軍隊裏工作了，但是老頭子並沒有離開隊伍，却留下担任燒飯了。

一隻手做事總是很困難的。米恰凡是會做的事，都幫菲道西做。——洗刷馬鈴薯，點點鍋子下面的火，挑水，淘米。

只有煮飯的事，菲道西一次也不叫他做。

“爲什麼，爲什麼，就是爲這個，親愛的米恰，必需要熟練！”他一面說，一面用一隻手困難地攪着稀的粥。“要緊的，這樣才能有味！”

米恰在軍隊中對許多事都習慣了。在戰爭的時候，軍用廚房常離戰場簡直很近。時常有流彈從他們頭上飛過，爆炸後，把塵土迸濺到空中，火熱的彈片四散開去。

有時候，他們從早到晚站在掩蔽部內等候着。有時候在雨中淋着和在不能忍耐的太陽下面晒着。有時候在槍彈的哨叫中和軍隊一同退却。那時，菲道西時常是一直坐在鍋子上，而米恰却騎在馬上。他們趕着那匹因爲不習慣而發昏了的馬，努力想不落在隊伍的後面。

一〇 米恰和阿列克塞的認識

夏伯陽的軍隊正駐紮在普格喬夫的沙漠上，一下子就和三方面的敵人的軍隊打起仗來了。

一方面是捷克人的軍隊在進攻。

另一方面是白色哥薩克的中隊們。

第三方面是軍官組成的聯隊^①們。

敵人的軍隊從三方面攻來，努力想把全部伏爾加河沿岸封鎖。

① 聯隊約等於中國的一團。